

# 論僧青年修學之道

——獻給徬徨中的僧（尼）青年

勤勇

一、  
學佛，不分男女，在家出家，其終極目標，無非爲着解脫生死苦迫，完成無上正覺——佛果。佛是大澈大悟，具足大慈悲、大智慧，以及無邊功德的大聖人。我們學佛，就是以佛爲模範，不斷地向佛學習，希望將來與他同等地位，實現人生最高的理想。但是，聖位崇高，佛道長遠，不是一蹴可幾，即生可以成辦的。經上說，從凡夫位修行，至究竟成佛，務必發大心，行大願，在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，修習六度四攝，積集福智二資糧，經五百由旬的漫長路程，抱着大犧牲，大奮鬥的精神，而後始能達到大覺悟的成佛目標。

理想是每個學佛的人，尤其是現代僧青年，絕不可缺少的，它像一盞明燈，照亮了黑暗人生的前程；又像是一個充滿幸福喜樂的王國，令人無比熱望與神往。我們不能想像，沒有希望的明燈，沒有理想的樂園，現實的生命將如何延續下去？然而，我們必須確認，此岸與彼岸，現實與理想，二者之間的距離是相當遙遠的；如僅憑着希望、理想，而不採取實際有效的行動，力爭上游，邁向前程，則理想形同幻想，希望終歸於破碎，到頭仍是沉淪苦海，解脫無期。是以，理想的實現，須藉實踐爲橋樑，彼岸的到達，端賴力行爲舟航。

實踐之道爲何？在經論所示，一向稱八萬四千，或說無量無邊法門。所謂三學、八正道、六度、四攝等，無非是轉迷啓悟，離苦得樂，到達彼岸的途徑。其修學步驟通常是指信、解、行、證，由深信業果諦寶，樹立佛法正見；進而領解甚深理，深入三藏教海；依信解爲基礎，選擇適合自己根器的法門，精進行道；末了，因甚深理的信解，與廣大行的實踐，而體證聖果，達成修學佛法最終目標——成佛。

不過，在這裏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：佛法實踐與生活的一體性。修學佛法不一定要離羣索居，隱遁山林，更不一定要手持念珠，盤腿枯坐，才算是修行。佛法修行，不離乎日常生活，要從日常生活中，實踐佛法，體驗佛法，獲得佛法受用，才是佛法的宗旨。禪宗的「搬柴運米無不是功夫」卽是此意。

一個人自呱呱墮地，生來到這個世界開始，經過數十寒暑，直到生命崩潰，被送入墳場之前，這段的歲月，吃飯、工作、睡覺，統稱爲生活。從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壯年、老年；農人，工人，商人，學生，文員等各階層的人，都有他們的不同方式。學佛出家，其目標雖然一致，而生活方式，則互有不同，如樂獨住獨修的苦行比丘僧，喜歡遊化人間，深入社會，爲大眾服務的應化菩薩僧等等。惟可肯定的，大家各自認爲：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，是適合自己的根性志趣，可以依之而步步高陞，實現學佛理想的。出家生活方式，實踐之法門爲何？總括的說：不出下列三途：

一、修持：依據佛陀之開導，或祖師先賢指示的各種方法，選擇適合自己根機的一門，每日均有定課，在茲念茲，精進不懈，或參話頭，或修習止觀，或念佛，禮誦，持咒等。甚至於飲食、睡眠、漫步經行的休閒生活中，見色聞聲，語默動靜，均能收攝六根，絕諸塵欲而與所修正法密契無間。如是日積月累，年復一年，乃至一生多生，堅苦卓絕，務期功行圓滿，解脫成佛而後已。

二、做事：此乃大乘菩薩典型，悲願宏深，志行高遠，胸襟廣大，他立下「自未得度先度人」，「如一衆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，「地獄未空誓不成佛，衆生度盡方證菩提」的偉大誓願，從而身體力行，腳踏實地從事佛教文化、教育、慈善的工作。或興建道場，領衆薰修，或創辦僧伽的、社會的學校，培育人材；或發行刊物，流通法寶，發揚文化；或集資成立醫院，孤兒院、安老院，救濟貧病無依，孤苦伶仃的人。總之，在他慈悲救世的前提下，深入社會，服務人羣；利他即是利己，從爲教爲人的實踐中，增福增慧，以完成自利利人的功德。

三、學教：佛門中的另一類型，他具有讀書人的氣質，豐富的想像力，過目不忘的記憶力，和精密的思考力，投入佛門之後，本着自己的興趣特長，研習教理，深入經藏，冀於無邊法海中，尋求個人安身立命處，並據之以爲弘揚聖教，利益衆生的方便。這類型的人，信奉「從聞思修入三摩地」，「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思維，法隨法行」的聖教，以研究教理爲入道之門，藉之啓發智慧，從假名的文字般若，起觀照般若，證入實相般若，成就究竟的崇高德行。

以上三種修學的途徑，不過約其偏重而加以分別，嚴格的說，菩提道上，三者是一體不可偏廢的。學教，乃爲追求真理，抉擇實踐佛道的正途，作爲入世化他的準繩；修行，務須摸清修習的方法，而後遵循聖教，淨化身心，革除煩惱根源，進而領衆弘法，發展佛教教育、文化、慈善事業；做事，無論在三門內服務常住，領導徒衆，或是走入社會從事佛教各種事業，決不可缺乏佛法基本的信解知見，更不能忽畧個人的修持工夫，否則，即是

背棄佛法的光頭俗漢，與社會的企業家無異了。

### 三、

佛教是理智實踐的宗教，分析釋尊一生的教法，無非是引導人如何開發智慧，增進德行。我們如把理智與德行二要素抽出來，那麼三藏十二部經典以及歷代先賢的著述，無異是一堆廢紙，毫無弘傳的價值了。所以，成佛之道無他，修集福慧，實踐德行而已。

如上所說，修行的次第是：信、解、行、證；由信心具足，歸依三寶，聽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依教奉行，而證入涅槃解脫境界。簡要言之，佛法方便有多門，不外是見與行的修學。學佛，依正見爲導而起正行，修持，始不落於盲修瞎煉，誤入歧途；做事，才能別於俗人，真正行菩薩道。因之，前所列舉的學教，修行，做事，在菩提道上，如鼎之三足，有着同等的重要，於中尤以「學」爲中心，爲根本下手工夫。

談到僧（尼）青年「學」的問題，自然聯想到當前中國佛教的僧教育。自從太虛大師提倡僧教育以來，約有半世紀之久。大陸佛教，自中共統治後已是絕跡了；中國佛教屬地，台灣、香港，和星馬一帶，在華僧大德，苦心孤詣，慘淡經營之下，寺院林立，各種佛教事業不斷展開，顯得一片蓬勃的景象，尤其是中國佛教的大本營——台灣寶島，佛學院如雨後春筍的興起，各大專青年研究佛學風氣極盛，每逢暑期有若干佛教團體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，年年傳授三壇大戒，出家剃度者數百人，這確是十分難得的好現象。

可是，論及佛學院學制、課程、師資，就令人慨嘆了。佛教沒有健全組織的教會，無法訂出一套正規的教育制度，專憑佛學院主持人的私見任意安排，各是其是，各自爲政；佛學院學僧，一處畢業，處處畢業，走出院門後，人海茫茫，不知何去何從。眼高手低的僧青年們，面臨此境，不免興起徬徨、迷惘、沮喪之感。

其實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只要有信心有毅力，沒有走不通的

路。幾年佛學院生活，賴善知識的開導，激發思考能力，研究的興趣，扶助我們擺脫絆腳石，進入真理之門，而真正深入法海，獲得佛法受用，完全靠自己下工夫。「師傅引進門，修行靠個人」，即令是完成大學，進入研究所，修完博士課程，仍須靠自己不斷努力。

當三年或六年佛學院畢業後，所學的不過滄海一滴，微乎其微，對全盤佛法而言，尙談不上深入的認識，故此必須繼續進修，始不至於前功盡棄。如何進修？修些什麼？當然，最理想的是找個幽靜環境，親近有德有學的明師，或出國深造，取得社會公認的學位，以爲做事利他的方便。不過，各人因緣不一，未必人人有機會繼續親近明師，或進入高等學府深造。我們以爲：在這印刷術昌明時代，研究內典，有大藏經，佛學辭典，經論註疏講記，佛學者的各種著述；想涉獵外學嗎？文學、哲學、科學的概論、鉅著、譯述、工具書，坊間書店所在都是；其他，夜中學、大學、圖書館，無不是我們進修之所。語云：「有志竟成」，祇要自己有心向學，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

#### 四、

這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，人心惶惶，社會不安，聖教式微，僧青年在此無組織制度的僧團，上者焉尙知爲法苦讀，敦品勵學，下者焉則忘記自己主人翁，隨波逐浪，同流合污，懈怠墮落。僧青年爲佛教中堅，未來佛教的中流砥柱，佛教有沒有前途，當視僧青年智慧的高低，品德的優劣以爲斷。換言之，學識豐富，知見純正，梵行高潔，悲願宏深，乃爲典型的僧青年，亦爲承先啓後，推動佛教的原動力；反之，正見不具，意志消沉，淺薄無知，行爲不檢，乃佛教面臨末日的象徵。

我們生長在這不景氣，百廢待興的環境裏，務必具有立己立人，重建佛教的理想，堅定向道的意志。在消極方面，要順應環境以圖生存；積極方面，乃在充實能力，改造環境。佛教內部百瘡千瘡，面臨混亂崩潰危急之秋，我們不要存依賴心理，因爲教會、領袖、大德都是靠不住的。更確切的說，生存在這樣的社會

，你應穿著鎧甲，培養克服困境的力量，隨時隨地接受考驗，應付外力的挑戰。唯有抱著「爲償多劫願，浩蕩赴前程」，佛教的復興「捨我其誰」的壯志，昂頭挺足，堅忍奮鬥，建立自己，充實學識，陶冶品格，培養能力，以開創新的局面。進而集合同志，捐棄成見，攜手合作，共同建設佛教，則我人一切理想均可逐步地獲致實現。

#### 五、

出家之任務，要在荷担如來家業、弘法利生，而其先決條件是「學」。學些什麼？自然，最重要、最根本的是佛學。出家而不通佛理，則知見不正，心靈無所安頓；自身陷於泥濘，自顧不暇，遑論利他？但僅僅識得佛學還是不夠的，務必內外兼通，具備現代知識，始能勝任愉快。關於這，已故的佛教領袖太虛菩薩有精闢的見解。他說：「先明自宗之學，然後才學外典，所謂本固而後枝葉；然不可自專而不通世學。若要將佛學宣傳於世間，令一切人都知道佛學爲世間獨一無二之學術，亦應知道世間一切學術，方能因勢引入佛學之中……。」不然，「則成拘礙不通之勢。」又說：「僧教育在於造就能修及能宣揚佛法的現代僧寶。如國民之普通教育爲國民之所應受的，此僧教育亦爲僧中人人所應受的，並不是專學作講經法師的。」（見太虛大師演講錄。）事實上，「菩薩學法，當於五明處求」；必從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之中，始能實踐「衆生無邊誓願度」，完成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的目的。

佛教中有些人持着錯誤觀念，認爲出家僧尼只要懂得五蘊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已經足夠了；佛學超越世間一切學術，識得佛學可以不要其他。甚至有些大德推行愚民政策，不讓自己徒弟入佛學院，更反對出家衆讀社會學校，唯恐他（她）有了學識，有了學位，看不起師傅，甚至因理想提高，不滿現實而擺道還俗。

據實而言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不論佛法如何高深奧妙，釋尊說法仍是從有情身心，現實世間問題談起；佛陀聖

格崇高偉大，學佛仍須從基本的做人學起。佛學經論所闡述的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五戒、十善、戒、定、難道不是世間的嗎？佛所覺悟的是什麼？即現實宇宙人生的真相；苟能於世間事理，明白它的本來面目，廓清戲論根源，離諸迷妄，他就是佛陀。當知真理的發現不是憑空而來，辟支佛的「觀物變異，證悟無生」；釋尊於菩提樹下，順逆觀十二因緣，夜睹明星而悟道。試想，若無世間法，何來佛法？不憑藉世間焉得超越世間？聖者的正覺，說穿了只是從緣起中體證畢竟空而已。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是何等正確的啓示！

約佛學的研究而言，有了科學、哲學、文學的基礎，再來潛心內典，會有事半功倍之效；科、哲等世間學說的發展，無礙佛法弘通，反而做了佛法的註腳，促使佛教發揚光大。教內僧青年們，多半是童真入道，對現代學術認識有限，對佛學名相雖然記的很多，而佛法深義的瞭解卻極其貧乏，除繼續鑽研佛學之外，世學的進修也不可廢。當代佛學權威印順博士，他在性空學探源一書曾提及：「現代各種學術的進步，對『有』的說明是更具體精確了，學空的人，應該好好注意採用。」這裏所指「學空的人」，似乎對學有（空宗以外）的人而言，其實，佛學對世學而言，世學談有，佛法特質在空；學習佛法的人，多吸收現代知識，對於自修與化他都是有裨益的。

或許有人會提出：中國禪宗六祖大師，目不識丁，不是照樣開悟，成爲佛教中具劃時代影响的祖師嗎？佛陀座下的聖弟子，斷盡煩惱，證阿羅漢果，信衆請說法，上座僅能說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爲樂」四句偈，學佛修行，目的在了解脫生死，何必博學多聞？

這種謬論不知毒害多少人，葬送了幾多可以造就的有爲僧青年。近代中國佛教的衰敗，僧尼質素的低落，佛學界的空疏貧陋，未嘗不是這種偏見所造成。從佛教史實考察，凡是對佛教有深遠影响的人物，遠自釋迦，及其大弟子目犍連、舍利弗、阿難、龍樹、無著，中國的玄奘、慧遠，乃至近代的弘一、印光、太虛、印順等諸大師，那位不是博通三藏，遍學古今的？提倡「一句

彌陀成佛有餘」，「但參一句話頭，便得明心見性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

當然，各人因緣不一，智商、資質有高低之異，我們不能苛求每位僧青年遍學五明，兼通各門學術。可是，那些主張僧尼不應接受現代教育；指斥佛學院畢業的僧青年就讀社會學校爲捨本逐末，饑不擇食，飲鴆止渴，未免太迂腐，太不識時代了。孫中山先生讚嘆「佛學是哲學之母」，「研究佛學可以補科學之偏」。佛學被現代學者公認爲深妙圓正的一門哲學，乃不爭的事實。然我們絕不能因此而謂：研究佛學可以不涉獵世間學，有了佛學，其他學術均可放棄。事實告訴我們，佛學的精深，建立在世學的基礎上；缺乏世學的根底，對佛學的理解是蒙昧不澈底的，充其量僅能在點之上鑽牛角尖，而無法觸類旁通，左右逢源。從利世化他而言，講授佛學，不懂現代學術，對知識份子則不能以彼之所知，啓喻彼之所未知，使其心悅誠服；儘管雄辯滔滔，口若懸河，往往是「講者諄諄，聽者渺渺」，事倍而功半。總之，無論先修佛學，再習世學，或先通世學而後研究佛學，二者非但不相妨碍，反有相得益彰，互相發明之效。

## 六、

時代不斷演進，社會不停的變遷，爲趕上時代潮流，適應社會的需要，我們修學佛法的觀念態度，以及接引衆生的方便，必須隨之而加以修正改進。否則，陳弊不除，固步自封，抱殘守缺，實阻止自己的進步，障礙佛法的弘通。當此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，舊有的制度蕩然無存，新的制度尚未確立，佛教現象到處一片荒涼，混亂的景況，身爲佛教的接班人，唯有認清時代，穩定自己的立場，本於解行相應，多聞與持戒並重的原則，淨己化他，培養完整僧格，朝向遠大的理想勇往邁進，我們的個人人才會有光明的前途，我們的佛教才會有新的生機和燦爛的美景。僧青年們，爲佛陀慧命的延續，正法的久住，珍重吧！